

《潮州传》： 一部有温度的非虚构作品

拒绝宏大话语，也不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圭臬，而是沉迷于历史的“边角料”，注重童年记忆的再现

□陈剑晖



我们就像鱼一样生活在符号的海洋中，一口口吞下各种携带意义的符号

符号学还能这样讲

□赵毅衡



近年来，学问家开始注意向普通人传递知识，谓之普及。不过普通人不喜欢读太费脑子的书，要转换渠道。所以电视大学、网络讲课、老年大学、亲子教育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种办法是出书“趣味化”，不是七零八碎的《十万个为什么》，而是把系统的专业课程讲得深入浅出。

这个潮流可能是日本人领的头，他们什么东西都能画成漫画；新世纪初，美国开始出现《傻瓜书》，开始好像是严肃题目，什么《给傻瓜看的尼采》《给傻瓜看的弗洛伊德》等，我读过，比原作更难懂，不知道好在哪里。此后就改变了路子，主题大多集中在电脑软件、电子产品中出现任何一个新东西，马上有一本《傻瓜书》；最近似乎走向形而下，出了《傻瓜学冰壶》《傻瓜学做菜》《傻瓜学化妆》，诸如此类。

十年前这些书大量译成中文出版，后来就发现不必了，我们的教育家自己能做，而且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傻瓜比他们的傻瓜聪明。于是有各种“阿呆”“阿瓜”“阿衰”，只是题材内容多为少儿设置。

另一个系列来自学问家，而且刚出现：《趣味符号学》是鄙人所做，2016年出版；傅修延教授的《趣味叙述学》正在印刷机上装订，令人期待；胡易容教授正在写《趣味传播学》，等得让人头白。现在出现在面前的这本《符号学：我们的生活》，是南昌大学教授胡一伟所著，是一本非常特殊的学问普及著作。它与先前的各种“趣味”系列，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此书的对象：不是自称傻瓜的老先生，而是还在求知与求职的年轻人。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是傻瓜，而是心灵百窍、聪颖绝顶的未来世界的主人。我是老朽之人，因为我是教书匠，不得不经常面对年轻人。每次遇到年轻人，心里紧张：闲说上两句，我知识浅薄，手脚笨拙，满耳新名词，一说不中。在知识上、技能上、关心面上差异太大，知识代沟越来越宽。幸好是在讲台上，我在课堂上，我可以捡我懂的陈旧知识讲，我知道我应该多联系他们的新世界新事物，但是要冒充年轻，力不从心。这就是胡一伟这本书最大的成绩：她自己是年轻人，她不用冒充年轻人，不用“联系”年轻人，她用的，就是他们的语言。

符号学这门学问，实际上很明白，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的形式。一般人觉得太深奥，因为对此形式，理论上只能找出抽象的规律。但是意义却是我们的生活浸泡于其中的东西，我们就像鱼一样生活在符号的海洋中，一口口吞下各种携带意义的符号，才能呼吸，才能生活。因此，符号学虽难，讲起来特别方便，随手可以就地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问题在于这些例子是否生动有趣。我讲课时也举例，只是例子太老一些：贾宝玉的玉，林黛玉的泪；阿Q的辫子，高老先生的长袍；孟子或王阳明如何说，柏拉图或尼采如何讲。我自己也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把学生都带老了。

看了胡一伟的《我们的生活》，才豁然开朗：符号学还能如此讲：各种“套路”（整蛊、撩人、酸醋）；各种“尬”（“尬舞”“尬聊”“尬酒”“尬C位”）；符号学论辩上最纠缠的“镜像”问题，被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照骗”“海马体”；符号学理论上让人糊涂的“片面性原理”，被幽默成年轻人更担心的减肥、美容、美甲。符号的演化象征地发展，变成了各种方言戏的昨日与今日。这才是年轻人的符号学，面对满堂年轻的眼睛，与其声嘶力竭地说符号学重要，不如“撩”一句：你知道符号学能帮你进行“身体管理”吗？与其列举各种哲人的思考，不如轻声说一句：各种让人馋涎欲滴的菜名，原来是符号的无限衍义；与其黑板敲得震天响，不如说一句“土味情话梗”，才鞭辟入里。

那么为什么我做不到，而胡一伟轻而易举呢？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而是“他们的生活”。我们作为人类，生活固然浸泡在符号意义中，但是生活与生活不一样。胡一伟与她的学生生活在同一水域，她们在类似的符号大海中畅游，吞吐同样成分的意义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本年轻教师写给年轻人看的书：用同样时尚的语汇，讲同样有趣的故事，虽然背后可能讲出了这门学问中共同的原理。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学、档案、新闻等都有所涉猎的文化学者，所以他能够举重若轻写出潮州这座古城独特的文化形态和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又能信手拈来把潮州人的市井生活、民生细节、风俗习性如数家珍地讲述出来，如此《潮州传》自然便有了烟火气，有一股无法抗拒的亲和力。

把城市看作活的生命体

《潮州传》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把城市看作一个活的生命体——“城”与“人”在千年历史的迁延中紧密相依，彼此塑形。人创造了城市，而城市也按自己的方式在不断地生长。理想的城市传记应是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立足当下，展现市井生活和民生细节，它一方面将城市视为活的生命体；一方面又以打捞记忆的方式重塑城市传统，让人们明白城何以成城，又将在可见的未来如何演进。应当说，在这方面，《潮州传》做得相当出色。它既是“传”，“点”与“面”的结合，历史的脉络、时间的线索勾勒得十分清晰，同时又将城市的成长轨迹、性格特征和历史细节、民生百态融为一体。

《潮州传》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将潮州看作一个诗性的潮州，并用文学的笔调，将这个诗性的潮州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知道，许多城市都有各自的诗性。比如苏州、成都、广州，而《潮州传》所展示的民性与诗性，显然与上述诸城不同。

由于地少人多，加之天性聪明，不安于现状，因此潮州人既有蹈履履艰，开拓进取，敢于冒险和超越的一面；又有享受生命，追求精致与闲情逸致，讲究诗性的生活方式的一面。《潮州传》里的“种田如绣花”“潮州七日红”“潮音一曲牵人心”等章节，详细介绍了潮州人如何种田、种水菓、刺绣、刻木雕、做陶瓷，以及听潮剧、品工夫茶，等等。特别在美食方面，潮州人以其智慧和巧手，借助一些普通的五谷杂粮，根据不同的口味制成各种小食品，这样便有了著名的“潮州美食”。的确，很少见到一个地方，能如此地将豪放与精致，华美与内敛，开拓冒险与诗性地感受生活，享受生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诗性气质已经渗透到了潮州的骨髓里，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不同于别地别城的潮汕文化精神。

城市传记写作“热”将持续

城市传记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它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属性。美国学者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倡导学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他认为生

□丁晓原



《花间集》。尽管此“花”不同于彼“花”，但涉花词的读解及其故事的叙述构成了作品重要的主体内容。刘琼对词的书写，左手理性，右手感性。读句解知人论世，达人得词，还能自出机杼有所发现。在《紫樱桃熟麦风凉》一文中，她基于具体词人词作和流派的分析，给出了“雅正”这一重要的美学范畴，以为“善和中庸”共构了“中华美学的一个基本内涵”。作品中多有这样的精论和阐释，这是“词外”，却使刘琼这部散文有了更多的艺术哲学的意味。

有价值的生活经验、自然与社会知识以及作者认知与思想的方法等，都能有助于增加读者的灵智，这是好散文必要的“硬件”。“生趣”就是作品言有趣味，情趣、意趣、乐趣等溢然。“生趣”的写作既是作者智慧的自然流露，又是散文之美的重要标识，这是好散文应有的“软件”。

以集中的《兰生幽谷无人识》为例：开篇即解题，介绍诗句的出处，列举古代诗文中对于兰的抒写；继而闪回现代，写入曾经流行的歌曲《兰花草》、皖南兰草的物性、移栽兰草的经验；再由兰草陡转至皖南盛开的杜鹃花，联想到《映山红》及其电影《闪闪的红星》，回叙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作品的写作多牵连腾挪，其中有兰与中国兰文化、兰花与兰花画艺术、中国兰和洋兰，最后以“胡适是皖南绩溪人，幼时住在山里，热爱兰草的情结可想而知”的小故

个体与历史的深情对话

个体与历史的深情对话，是我读《潮州传》的第一个感受。“个体”，指的是写作主体切入城市书写的视角，以及城市写作素材的来源与个人经验，此外还包括城市写作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和风格。而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大史小说”的历史，它拒绝宏大话语，也不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圭臬，而是沉迷于历史的“边角料”，注重童年记忆的再现。

在黄国钦看来，“以往潮州的历史文化书籍，基本上是历史学者写的，历史学者比较严谨理性，古时候的一片汪洋大海，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浮滨国，再经过千年兴衰沉浮，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历史文化名城、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历史进程。作者追寻潮州的精神源头，挖掘藏匿于乡野间的历史遗存，从城市形态的发展，生活形态、经济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变化等方面，重构了我们最熟悉、同时也可能是最陌生的城市——潮州。”

城市传记的书写，与作者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有关，即作者站在什么位置去把握整个城市，以什么立场去展现和评判这个城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显然，《潮州传》采取的是民间立场，它以平民的视角，让历史的细节和民生百态得以充分地展示。由于黄国钦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又是作家和对历史、地理、文

达出自己对于自然美学、生活美学和文学美学等的凝思。

从《花间词外》中真真切切地读到了另外一种“艺术哲学”。作品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每个领域都是浩瀚的海。有赖于作者充分的知识储备、捷达的思想能力和雅俗兼得的语言表达，所以能自在地游弋，航行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海。花间、诗词、美学，仿佛是那能够满足多种味蕾需要的蒸糕，作品的结构也犹如精致的蒸糕，将它们有机地集纳，浑然一体，又别见异彩。

刘琼说过：“读书无非两个目的：益智、生趣。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都是这样。”这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给出有价值写作应有的基本要素。在各种文体写作中，“益智”与“生趣”对于散文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两个关键点上，《花间词外》有着特别的优势和看点。智者，智慧，在散文中

左手理性，右手感性

刘琼散文中的知识性书写具有体系化、高密度的特点，既体现着科学性，又反映出与其关联的人文性

由全媒体时代衍生出媒体即生活，推而及至生活也就是散文。的确，散文的写作有了一些繁荣，其中，可读的作品也颇多，但真正有味耐读的却鲜见，或是碎屑生活的唠叨，或是沉溺于历史的老旧，或是虚多实少的泡沫。刘琼的《花间词外》可以说是这鲜见中的一种。

《花间词外》这个题名与作品所写内容可谓天作之合，四个字至少可读出三个关键词：一是“花间”，二是“词”，第三就是这个不可忽略的“外”。作品中的“花间”是显见的，凡十二篇，从起始的《兰生幽谷无人识》，到终末的《不作天仙作水仙》一一写到梅花、荠菜花、芙蓉、丁香等12种花物。“词”由花生，书写因花得句、由词传花的种种，可名之一种独特的“刘琼词话”。而“外”则由“内”自来，作者得之于自然、生活和艺术中的认知感悟，又能超越其间，表

咳嗽发烧不要忍 及时就近看门诊 个人防护做周全 全家祥和保安全

